

戏潮女

第 1 节

狐狸岛隐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群岛之中，乍见之下并无特别之处，取名狐狸岛，并非因为岛形如狐，而是岛上有个名震海上的狐狸王。

他占岛为王，拥有部属无数，俨然自成一小国家。岛上居民大多是汉人，定居的番人仅有沙神父及一名旅行者。另外，有学堂、有农田、有商街、有造船厂，也有制兵器厂；这是一座自给自足的海岛，海岛以中线分隔，骑马往南是属岛民的家园，而北方则是海上走私贸易的最佳交易之所。

如果说，在中国海贼中谁足堪为其代表的，那当然非狐狸岛上的狐狸王莫属。叫他狐狸，也非因他的个性狡猾多诈，而是他终年戴着一张狐狸面具，遮掩掉了他的半边容貌。

传说中的他，面具拿下后，有兰陵王的俊美；相传他年过半百，却拥有年轻的身骨及容颜；相传他虽无后宫，拥有的女人却遍及中原，连皇帝也逊他三分……所有有关他的故事大多是他的风花雪月，却从来没有人敢谣传他在海上的事迹。

因为他的事迹皆属事实，而事实则成了一则则不可磨灭的传奇。而传奇如星星之火燎原，这厢有人起了个头，那厢已传到了大明朝之外的世界。

中国海贼之王啊，有多少人嫉妒得红了眼。一个坚守海禁的国家，竟然也出了一个海贼之王，连双屿的葡萄牙海贼都追不上他窜红的速度。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再多，只会累你。”小船上，戴着狐狸面具的男子抬了抬手，示意船夫将船停靠在岸。小船上为数人，个个是精瘦的汉子，一名与狐狸王同高的男子踏过跳板，走上岸。

岸上已有快马一匹等着。男子回头，微微皱了眉头。

“这样……可好？我向来不过问咱们兄弟间的事，你爱做什么没人会阻拦你，但若是危害了朝廷，我不会袖手不管。”他窜红的速度太快，只会让朝廷心生警惕，原以为他占据狐狸岛只为拯救海禁下牺牲的百姓，料不到他却成了举世皆知的走私海贼王。

“这是警告吗？”狐狸王的唇畔在笑，笑得有几分邪气，让正要跨马而去的男子蹙深了剑眉。

“这是警告。”他加重语气，意味深长的盯视狐狸王半晌。即使容貌被遮在面具之下，依然能感受到狐狸王浑身上下散发的邪气，就算有一天他领着那群狐狸岛的武人攻上皇城，他也不会惊讶。

“啊，为了那个昏庸的皇帝，你竟然警告我了。”狐狸王轻柔地说，唇畔的笑是那种会教人毛骨悚然的笑。“好，你这个警告姑且听之，我不主动招惹朝廷，至少现在不会。”“谢了。你快回去吧……用狐狸王的身分踏上大明国土，只会让你遭灾。”狐狸王依旧在笑，黑眸稍稍暖和了点。

“我等随玉。”男人抚上怀里的珍贵船图，露出淡淡的叹息。“我原以为这回来能见到她，没想到捡日不如撞日，竟错过了。”“你要的东西到手了，见她又有何用？”“她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想会会她是人之常情。”“你可以为那个昏庸皇帝揽尽天下人才，但不包括我狐狸岛上的人。”狐狸王的异眼危险的眯起。

男人深深注视他的眼，点点头。“除非她自愿，否则我绝不动她，多保

重。”拉起缠绳而去。

“自愿？等着吧。”狐狸王撇了撇嘴角，冷淡的轻哼了一声。

“爷，先进船舱里等，算算时辰，随玉也快到了。”“嗯。”狐狸王走进船舱。小船之中并无任何武器火炮，几名汉子站在船尾，船首则站了一名娃娃脸的男子，双臂环胸的逡巡四周，偶尔回头瞧进船舱，瞧见狐狸王正翻阅书册。

未久，马蹄声起，混着杂沓的脚步声，娃娃脸的男人才怔了怔，狐狸王便已神出鬼没的站在他身边，目凝前方。

“再武。”长年累月的跟着狐狸王，还不了解他的意思吗？娃娃脸的方再武一跃过跳板的同时，已瞧见树林之中马匹现形，马匹之后是……忍者？他的眼睛一眯，凶狠之情立现。

忍者的速度极快，方再武脚力也不弱，起步飞前的同时，手往腰间一抽，软鞭挥向马背上的随玉。

“再武兄，接着！”樊随玉旋身避开了软鞭，将趴在马后的人卷进鞭中。

方再武虽微感惊讶，仍是将鞭抽了回来，没仔细瞧是卷着了谁，便直接将人抛在小船前，再迅速跃进打斗之中。

忍者的黑衣上沾了血渍，是谁的？随玉的？不，她的武功虽不长进，但对付几名忍者尚绰绰有余，那……就是别人的血了？是……东南一带海村的百姓？方再武的娃娃脸充满肃杀之气，鞭极快挥出，形成束束银光。

“出来，随玉。”冷冷的话出自狐狸王的嘴里。虽在打斗之中，他的声音仍清楚可辨。

樊随玉点了点头，提棍挡暗器，飞跃了几步，又迟疑了下，回首。

银鞭沾血飞舞，方再武又杀红了眼。每每遇到矮寇，他就失了理智。不帮他，好吗？“我叫你过来，樊随玉。或者，你是想违抗我。”她缩了缩肩，不再犹豫，跳出圈外，跑向狐狸王。她显得有些灰头土脸的，狐狸王的黑眸冷淡的巡视她一身，才说道：“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五哥……他们骚扰海村，死了好几个老百姓……”随玉用力抹了抹脸上的血迹，痛恨的喘气。

“我也说过，你可以动任何人，唯独日本人不行。”他的语气很轻，并不暴怒，但这通常表示他开始不悦了。

能惹他不悦的事非常少，几乎不曾见过，但一旦见了，就表示将有人要倒大楣了。

“为什么？你允许我杀任何人，却不能杀掉任何一个倭寇？”她咬牙抗议。

“你问过很多回了，而可以确定的是你得不到任何答案。”狐狸王冷眼看着方再武猛攻不守的杀法，举起手招来小船上的汉子，冷着音调说道：“过去解决，一个不留。把那个莽夫给我抓回来，伤了他也无妨。”几名汉子领首，身手矫捷的闪身过去，加入混战之中。

“你不服？”面具下的黑眸连看也不看她。

“我……我……五哥的话，我不得不服。”她气呕，却不敢反抗他。一辈子的恩人、一辈子的五哥，他的话就等于圣旨，要真反抗他，连她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她眯了眼，注视前方的一团混战。这边的兄弟们显然占了上风，再武却居于劣势。又是被家破人亡的情仇给蒙了眼吗？“如果有火枪，就不必动

手动脚了。”她低语。

“他们如果有枪，现下死的就是你了。”他转身走向船舱。“过来坐下。”她不情愿的跟着他坐下，目光不时转向混战之中。

“你上徽州查清楚了吗？”他懒洋洋地问，随意的拾起一本书册翻阅。

“嗯……”勉强回过神，她认真答道：“多亏十哥帮忙调查，跟咱们接头的张大郎将货全交给了汪氏兄弟。”“哦？”“自从汪氏兄弟跟双屿合作以来，老抢咱们的行商，抢得令人不得不怀疑……啊！”她抓起棍棒跳了起来，因见一名黑衣忍者往小船奔来。

“坐下，这里还轮不到你出头。”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黑衣忍者被再武一鞭分尸，她撇过头咽了口水，坐下。一辈子都学不来五哥的沉稳，也一辈子都看不惯再武兄凶残的手段。

“他杀红了眼，不是吗？”他状似随意地说：“你也想跟他一样？”她动了动唇，恼道：“不，我学武只为保护五哥。”他轻轻哼了声。

“保护我？我的身边净养一些莽撞之辈，能活下命实在该谢天谢地。”他厌烦的合上书，闭目养神。

过了会儿，几名汉子抓方再武上船。

“五爷……”方再武喘着气，鞭收进腰间，狂乱的杀人气息并未敛尽，但已开始有了不安。不用狐狸王说出口，他也知道回去狐狸岛之后又得受罚了。

“开船。”狐狸王没看他，冷淡说道。

“啊，等等！”她忽然跳起来，奔到船首及时抓起方才被丢到小船前的人。她回头，叫道：“五哥，咱们带他回去吧，这佛朗机人是从双屿逃出来的，刚刚要不是他，我早不敌那些矮寇了呢。”狐狸岛地牢。

“你不适合练武。”方再武重重叹了口气，回音空汤汤的响在冷冷清清的水牢里。他的下半身浸在水里，双手被铐在墙上，顺着墙的四周往上看，是一间间的地牢；樊随玉就关在他对面上头的地牢里，没有手铐脚镣，躲在冰凉的地板上皱起一双细眉。

“随玉，我在跟你说话呢。”他放大了嗓子。他一向话多，无时无刻都在说话，若没人跟他说话还不如死了算。

“我在思过。”“思过？”他啐了声，哈哈笑道：“你要真懂得思过，今儿个就不会被爷给关进地牢里。”随玉扮了个鬼脸，翻身起来，隔着铁柱往下望。

“再武兄，说人不如说己，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才要懂得思过，才能让五哥快快放出去，泡在水里的滋味不好受。”“我何过之有？倘若你的家人皆因倭寇而亡，你说，你会不会动手？”他痛怒道，一想起当年天外飞来的横祸，眼中就充满杀意。

也唯有此刻，原本随和的娃娃脸会染上悍戾之气。他的恨扭曲了他的心智，她不明白五哥为何从不开导他，从小跟再武兄一块长大，知道他这辈子最心服的就是五哥；如果五哥肯说话，说不定他会放弃复仇，为何五哥从不阻止他的复仇之心？“杀了那些倭寇，你心里真会好过？”她轻声问。

“是的。”他目光炯炯的对上她的。“我说过，你不适合练武，随玉，因为你的心太软。我练武除了保护五爷，余下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尽日本人。我见一个杀一个，直到我死。”他的眼睛是红的，先前杀人的情绪尚残留在血液中。

她瑟缩了下，转过身，靠在铁柱子上。“我可不愿意再瞧着你了。”“什么？”方再武怔了怔。

“你的脸真丑，我认识的再武小哥，可不像你一样的丑八怪。”他丑八怪？方再武嗤了一声。

“你当你是谁？啐，连厨房里小春丫头的姿色都胜你三分，你也有资格说我丑？我呸。”她又扮了个鬼脸，唇畔露笑，看见地牢里的大门忽然被轻轻推开，走进来的是沙神父。

他朝她眨了眨眼睛。

地牢分二层；一层是现在关她的地方，另一层则是关再武的水牢，他看不见沙神父，除非沙神父主动走进其中一间牢房。

“不说话？那就算了。”方再武哼了一声。看样子他起码得关上好几天，随玉就比他幸运了。五爷虽然罚她的不听话，但仍然手下留了情；她本就不适合习武，女人的心软是其一，另一方面是她的身子并不适合受太大的伤害。

从他被捡回来的时候，狐狸岛上就已经有随玉了。据说，她也是让五爷给捡回去的，过程细节他并不清楚，只知道自己被捡回去时，她正在养病，瘦瘦小小、乾乾巴巴的，活像随便附近一个村里营养不良的小丫头。而后，经五爷授权岛上武师开始教他学武之后，她也出现了，被五爷伶来跟着练武强壮筋骨。

他学武，原先的目的是想报仇，后来却成了五爷的死忠护卫。曾经，他被人背砍双刃而拚死让五爷全身而退，那时想都没去想过这一生能不能报家破人亡之仇，只想保护五爷。而随玉练武的目的呢？除了强壮筋骨外，五爷让她练武是为了再造一个死忠的护卫吗？曾记得听过五爷是来自南京城的聂姓人家，家中兄弟众多，每个人身边必定有一名死忠护卫，不能再多，因为该名护卫得守护主子到老到死，而五爷却破格收了两个。谁才是他一辈子的护卫？他并无意抢狐狸王身边护卫之名，但从小两人对狐狸王的称谓已表明了五爷看待他们的态度。但为何还要随玉练武？她是真不适合啊，再练下去也未必能及得上他现在的功夫。

“再武兄。”“怎么？想说话了吗？那也得看本大爷有没有心情陪你。”

“我是想劝你思过。一进岛，五哥就把我们丢进牢里，要不思过，怕一辈子也别想走出去了。我在思过，我已经在思过了，下回绝对不莽撞行事，思过思过。”她双手合十，隐住笑。

“啐，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她也变孬了？“我一辈子都不原谅那些倭人，我见一个杀一个，不会有任何一个倭人从我眼下逃过，我迟早杀他个片甲不留……咦？沙……沙神父。”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几乎跳出了眼眶，看着不知何时走进地牢的沙神父正站在随玉身边。

她笑咪咪的，因为她爱笑嘛。从他被捡回狐狸岛后，就知道她爱笑了，可她笑得好贼，连眼睛都弯了起来。这种笑容多可怕，足够让他心跳一百、悔不当初了。

“沙神父……是五爷叫你来的。”他试探的询问这个待在狐狸岛多年的葡萄牙神父。

近三十岁的沙神父微笑点头。

“狐狸王要我过来瞧瞧谁愿意忏悔。”待在狐狸岛多年的结果就是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几乎盖过了他原来的葡国腔调。

方再武凸起来的眼珠瞪着他好一会儿，才迟缓的移向随玉。“你知道他

来了？”他的牙缝开始紧密。

“我知道啊。”她露笑。“而且我思过了，沙神父要放我出牢了，再武兄，晚上我会带牢饭来探你的。”沙神父认真的蹙眉，但眼里净是笑意。

“随玉姑娘，狐狸王的命令是关在水牢里的一律不准进食。”“喔，我忘了。”“樊随玉！”摆明了就是放水！明知沙神父一进地牢，从随玉那个角度定能瞧见他的，混帐！明知爷的心本就偏了，但——就是气不过。

“随玉，先去换下一身脏衣吧。这地牢的寒气别吸太多，会伤了身子骨的。”沙神父关切地说。

“好。”她随和的笑了笑，朝方再武摆了摆手。“再武兄，我先走了。思过思过啊，要思过才能脱离苦海。”“樊随玉……”混帐家伙，只能眼睁睁看他们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方才若是给他一点提示，他也能脱离这冰冷的苦海啊，没义气！

他向前动了动，手铐脚镣扯动了他的粗骨。该死！他的铜筋铁骨是熬得过这牢里的寒气，也确实他该受罚。有多久没有尝到那股杀人如麻的感觉了？杀到忘了五爷，忘了家恨，只想要沾血，这就是五爷将他关在牢里的原因？他咬牙，腰间的软鞭被暂时没收了去，上头尚沾着血。没了武器就像被剥掉一层皮似的，要他这样一个人度过几天，没有任何人可以拌嘴，那肯定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

“该死的樊随玉。”他垂着头，咬牙道。

男人推开“藏春”的门，轻微的吱呀声显然并未惊动屋内的任何人，他无声无息的闲踱进来。

屋内的摆设相当简单——一张床、一张圆桌、两张梳背椅再加一个柜子，就什么也没有了。床旁有个屏风，屏风上头倒挂着男装，断续的泼水声从屏风后头传出来；男人的嘴畔泛起诡异的笑，拿下狐狸面具，露出了邪气阴柔的脸庞。

他的脸应是好看的——英挺而俊秀，没有斯文味，却极具江南潇洒男儿的特质，瞧过去的第一眼就是赏心悦目的；但当他的视线从圆桌上的纪录册抬起时，他善恶难办的黑色眼眸改变了原本无害的脸庞。

他随意翻了翻纪录册，纸张翻动的声音好一会儿才惊动了屏风后的人。

“谁？”男子冷冷哼了声，随意踢起了个椅子，往屏风打去。

“呀？！”稀唻哗啦的水声溅起，铁棍将屏风打回，顺势向他击来。他的双手敛后，侧了侧身，轻松闪过，棍随他的身形转移，劲风打在他的身侧，他有些厌烦的抓住铁棍一抽，同时，提步向前扶住重心不稳的持棍者，手顺着她赤裸的腰间一滑，将她压进澡盆之中。

“五哥！”她倒抽口气，忙不迭的将雪白赤裸的身子滑进水里。

“不是我，还会有谁？才一个半月不见，你倒忘了在岛上谁有胆子敢未经通报进『藏春』？”“是……是啊。”脸上火热热的。她怎会忘了五哥的老毛病呢？随玉的眼瞪得圆圆的，目不转睛地注视聂泱雍用脚拐起倒地的梳背椅，泰然自若的坐下：“五哥……你有事？”屏风是倒了的，他没避嫌的就坐在正前方的窗前，离澡盆仅几步的距离……她的肩抽动了下。五哥不避嫌，但……但她避啊！混蛋……不不不，不能骂他，五哥是天地间她最尊敬的男子，怎能骂他？但，该死的，从她十三岁起，五哥就没再犯过这种毛病了。

“怎么？我在场，让你尴尬起来了？”废话，男女有别啊。

“不……”她气虚地答道，在他面前就是说不出否定的话来。

“那就好。”他的眼睛随意地扫了她一圈。

“我……我以为五哥会待在房里，等我过去。”她的身子再往清澈的水里滑了滑，暴露在水面上的肌肤因他的视线而发麻。

“我是在等你，可没想到等了大半天，你还慢吞吞的在洗澡。”“我……我就要好了……”“什么时候开始，你说话也结结巴巴，话不成话了？”

“是……我改进……”不敢抬眼直视五哥炯炯的目光。真他妈的王八羔子……不，不该骂五哥啊，他生来就很随性，几乎是为所欲为的；在狐狸岛上他是主子，在她心里，他的地位尊贵如天皇老子，就算要她为五哥死，她也不会吭一声……但，可不表示他可以老玩这种把戏啊。

从小就是这样。从她的记忆之初，就已有了五哥的存在；他养她、教她、磨她，呃，也许还有一点点的疼她，让她从一无所有到身怀多技之长。小时候的日子是苦的，全拜他之赐。当再武兄专精习武时，她得读书识字，学绣花刺绣、学武与学棋琴书画，学得几乎比五哥还多了。是很累，但老实说，她是感谢他的，甚至跟再武兄一样，对他死忠一辈子都心甘情愿。可是……五哥就是这一点不好，也许是随性之故，他对……男女之别并不是很计较，时常“玩”她——有时候半夜三更醒来，以为见鬼了，在朦胧月色之下，她瞧见五哥双臂环胸地注视她。比较惨一点的，会在醒来之后发现自个儿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枕边人。

男女授受不亲的禁忌让他给打破。虽然在她过十三之后，五哥便守起男女之防，但她也知道这一辈子是清白不再了。

“你的脸圆了点。”聂泱雍说道，飘飘然的端了茶过来，再坐下，像在自个儿的房里。

“我……”单眼皮的细长黑眼眨了眨，有些欲哭无泪。“是啊，我胖了，是十哥照顾得好。”他啜了口茶，对着茶皱起眉。

“这一个半月能把你养成这样，十弟果然照料得好。倘若不是我懂你，我还真以为你上徽州只顾吃不做事。”瞧五哥说的，好像她胖得有多离谱似的。她瞪着他，水有点冷了，想起身又不敢，五哥的样子怕是要闲话家常了。过分！就知道她没有这么好运，放她出牢，只是要换个折磨方式。

“我在同你说话呢，怎么？上徽州一趟，连话也不懂得说了吗？”他又喝了一口茶，眉头愈皱愈深。

“我……五哥要骂就来吧，随玉在等着呢。”“骂？”他扬眉，阴邪的黑眸注视她。“我要骂谁？骂你吗？要骂什么？你上徽州办事，原以为跟在十弟身边多学着点人情世故，瞧你学了什么？又带了什么回来？佛郎机人呢，你当狐狸岛是什么？是开慈善堂的？还是胡同里的大杂院，净收一些无用之人？我怎会骂你呢？从小到大，你可曾听过我骂你一句？”原来是为那个红发的佛郎机人。

“他……他救了我。五哥，若不是他瞧不过，从那群倭寇手中救下我，我怕再也不能回到五哥身边了。”“哦？那就是你学艺不精了？”他的眼眯了起来。“学艺不精也敢去打倭寇？你是要救人还是要顺便赔上一条人命？”

“五哥，他们杀人哪！”她动了动，激动的想起身，溅了水，瞧见他的目光往下移，才又慌张的缩了回去。“五哥，他们又骚扰沿海渔村，只要是汉人，都会拔刀相助的。”“又是汉人情结吗？”他的表情是冷淡的，黑眸虽增添了几抹邪味，但透露出来的也是冷淡。

“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汉人情结，但倭寇侵占骚扰无辜百姓，就是

不对。”即使跟在他身边十年，也永远学不来他冷淡的性子跟对“人”的见解。

“喔，你会说大道理了，连我的话也忘了，所以你动手了，还带了个人回来，你打算怎么处理他？”“我……他回不去双屿了，也许……他可以留在狐狸岛？”她期盼的看着他。

他的眉拱起，注视她半晌。

“五……五哥？”“你要他留下？”他的语气意味深长。

“我……他出了狐狸岛，必定会遭双屿的人追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希望他留下。”“好，这是你说的。”他承诺。“你要他留，就让他做你的跟班，现在他是你的人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自个儿负责。”这种语气似曾相识，就如同过往她提出了什么，五哥都会同意，前提是她必须承担后果，这就是他对她的教育方式。她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但下场自理，而他确实也不曾出过什么援手，即使她跌了大跤，即使她伤痕累累，他也只在旁冷冷的看着而已。

她迟疑了下。“谢谢五哥。”“你即使学一辈子，怕也学不到我本性的十分之一。”他自言道。

“啊？”她的鼻头痒痒的，掩嘴打了个喷嚏。

他状似惊讶的站起身。

“受了风寒吗？我倒说你贪泡，当然水早凉了，要洗再去烧水，先起来吧。”她的唇微启，心跳漏了一拍，细长的眼瞪得圆圆地，瞪着他慢步走过来。

“五哥……”“嗯？”他像在笑，笑得好邪好坏。

“我……我……我要更衣了。”更往下缩了，直到下巴抵在水面。她敬他、仰慕他，清白也毁在他手上了，但那可不表示真得让他为所欲为了，可恶！

“我知道，快更衣吧，着凉就不好了。”他停下，就差一步，便可窥进盆中全貌。

“五哥。”她的脸皱起。五哥是存心跟她耗上了吗？如果五哥是猫，那么她就是只小老鼠，永远逃不出五哥的手掌心。

“随玉？”她认了命，脸也胀红了，刷的起身。她紧闭起眼，宁愿不看五哥，至少他邪里邪气的眼在瞧着她时，她不要看着他。

“随玉！你在里头吗？爷没待在他房里——”方再武的人嗓门还没响透“藏春”，门就被莽撞的推开了。

她吓了跳，还没来得及摸到衣服，就瞧见五哥一脚踢飞了她的铁棍，棍尾打起屏风，屏风翻了个身，适时的立在她裸露的身子前，像从未被移开过似的。

她单眼皮细长的眼还是睁得圆圆的。五哥的功夫肯定高过再武兄，虽然鲜少他出手，但方才五哥随意的一脚，就已够让她惊叹不已了。

“谁准你未经通报就进来？”“咦？爷。”方再武听见声音，就在屏风之后，想再踏前一窥究竟，聂泱雍闪身从屏风后头闲踱出来。

“爷，原来你在这儿，我还当你上北边去了呢。”“你以为我放你出来，处罚就会结束？”他挑起了眉，从他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

方再武的笑容隐没了。

“不，我没这么想。”他的脸开始发苦。方才还真以为继随玉之后，好运也降临到他身上呢。他有些奇怪地看着聂泱雍拾起地上的男装往屏风后头丢

去，他怔了会，才讶道：“随玉在后头？”举步正要往前，忽听一声：“这是女孩家的闺房，你想胡乱闯上哪儿？”“咦？……爷，我跟随玉就像是哥儿们，她的闺房我哪一块地方没踏过？”“哦？”淡淡的一声，听似与平常一般，但总觉得心里起了一阵哆嗦。

他说错话了吗？五爷的心思总是难捉摸，也根本追不上他思考的速度。

“爷……随玉！”他眼一亮，瞧着随玉的脸蛋从屏风后头探了出来。她出现，他就心安了，起码她是女人，是女人就是朵解语花，可以将五爷的话揣摩得一清二楚，就算不能，也会有个同伴一块受难，真好。

“你……你在干嘛啊？”他皱起浓眉。“头发还是湿的……”迟了半怕才惊觉刚刚她是在沐浴……他又呆了呆，目光转向五爷。

五爷……方才不也在屏风后头吗？他的人虽粗枝大叶，可也清楚若看见一个女人裸体的感觉是什么……他咽了口水，不知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不是要替随玉出头。

“再武兄，我还以为你得再关上个三五天，方能重见天日呢。”随玉笑道，端来梳背椅让聂泱雍坐下，她湿漉漉的长发遮了半边容貌，虽然穿着男装，但女儿之态毕露无疑。见他没应声，她抬脸笑道：“再武兄？”“啐……啐！谁说我还得关个三五天，你少咒我，别以为有爷给你撑着，你就什么也不怕了。”方再武回过神来，对着她骂道。

她走至聂泱雍的身后，朝他扮了个鬼脸。

方再武凶狠地瞪着她。“真他妈的王八羔子，有种咱们出去打上一架，别躲在爷身后。”方才是眼花了吧？他还真以为这丫头……有点女人味了。

“关了一天，你的莽撞倒还在。”聂泱雍眼眉一挑，黑瞳露出诡异的神采。“也该让你去磨磨。你觉得换个方式如何？去接船好了。”“接……接船？”这是处罚？“五哥说的可是接每回聂家送书来的商船？”随玉猜道。这对再武兄是轻轻松松的一趟任务，算不上处罚的。

“正是。”奇特的笑浮在他唇畔。“如何？换不换？若是不愿，我让你再关上个三天，你便可出来。”“我……我当然选接船。”方再武双拳合抱，忙喜道：“多谢爷的罚，奴才保证将书一本不漏的接回来。”“五哥罚这么轻，肯定有鬼。”随玉低喃。

狐狸岛暗礁多，不常进岛的船通常会有引路船接回；而狐狸岛什么都有，就是无法自己生产书籍、纸张。据说五哥的兄弟中有人开书肆，每个月会将新出版的书籍送往狐狸岛。送来之后，谁都可以，谁也可以不看，唯独她，五哥残忍的要将她每一本都读完。

“好，你自个儿允诺了，可别再教我失望。”聂泱雍别有深意的说完，将箭头转了向。

“随玉，你的徽州之行呢？”“喔。”随玉忙上前，怔了怔，圆桌上除了茶壶，便空无一物，她是放在哪儿了？是方才五哥踢倒屏风时也是一块弄翻了吗？她弯身钻进桌下。

“随玉，你找什么啊？”“我……”“找你的纪录册子？”聂泱雍状似无意地问道。

随玉闻言，“咚”的一声头撞上圆桌。她吃痛的抬起头：“五哥……册子在你哪儿？”他笑了，笑得很邪气，笑得让人不相信他说的话。“你什么时候交给我了？或者，你是指，我『拿』了你的东西？”“但五哥知道我在找什么啊。”他又想玩她了吗？宁愿跟再武兄一块去接船，也不愿老被他耍

着玩。

“谁会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他眯眼起身，显然有些不悦。“你若用心记事，岂会用得到着以册子记事？”“我……”随玉脸微微胀红。

他随意摆了摆手。

“不必再说。不管多久，我要你把徽州之行口述出来，不准照册子念。”

“五哥……”她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出去。

“对了，”他忽然回首，看着她满脸的期待。“待会儿你亲自去泡壶茶来，我还真喝不惯其他人泡的茶。”语毕，悠闲的离去。

“不用说，你的册子是教五爷拿去啦。”就算莽夫如方再武，也知道是五爷摸了那把册子。他摇摇头，有些幸灾乐祸的瞥了她一眼。“你好自为之吧，随玉小妹，我只要接船即可，只要接船啊，哈哈哈哈哈。”没有了册子，她的下场会很惨，比他还惨唷，活该啊！

第 2 节

天微亮，翻了个身正要再好眠，却“咚”的跌下地。随玉撑了撑迷蒙惺松的眼，以为自己身在“藏春”，但映入眼帘的是船图、船模，还有成堆的航海书。

她是在船屋吧？打了个呵欠，跌跌撞撞的爬起来。

“随……随玉姑娘？”生硬的汉语着实让她吓掉了魂，忙回过头，瞧见昨晚未关的窗前露出一颗头，头上是倒竖的红发，说明他是佛郎机人；他的眼睛跟沙神父一样的蓝，半是稚气的脸长满雀斑。

“你……”她眯起眼，迅速退向矮柜旁，摸索了一阵，才发现与她同高的铁棍未带来船屋。

“别怕，别怕，我是那个……那个查克，救你的查克。”他显然也慌慌张张的。

“喔，原来是你。”随玉松了口气，差点忘了还有这号人物。若是让人潜进狐狸岛，又轻易解决了她，不要说她不会原谅自己，怕是五哥还要狠狠鞭她的人。

“我……我可以进去吗？”“门没关，你进来啊。”她的眼笑得弯弯的，伸了个懒腰，将矮柜上的薄毯收了起来。

查克迟疑的走进来，惊奇地看儿墙上的船图，用流利的葡语说道：“我以为我在外头看花眼了，原来这里真是宝窟。”“你说什么？”“呃……”他急急回过头，双目垂下，似乎很不安。“对不起，我又忘了沙神父给我的叮咛，在狐狸岛上只能说汉语。随玉姑娘，你……你真能留下我？我是说，我真能留在狐狸岛吗？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如果让双屿的人找到我，我只有死路一条。”也许是太紧张之故，他说的有一半是汉语，一半是番语。

她的笑容依旧，拍了拍她的肩。

“瞧你怕的，也不知道在怕些什么，反正你就留下来吧。”查克心惊肉跳的抬起脸瞧她。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却是单眼皮，她冲着他笑，笑得好……可爱，他心跳漏一拍，脸忽然红了，他……是不是有问题啊？“查克，你年岁多大啦？”“我……十九岁了。”呜，如果让他的国人知道他看见一个小小

姑娘也会脸红心跳，肯定会笑死的。

“我才十七呢，我还当咱们同年。”她随意地说道，笑咪咪的。

他惊叫一声：“你十七岁？！十七岁？”没骗人？这么……这么“老”了？他以为她的脸、她的身材像……十二岁的少女。“在双屿，十三、四岁的姑娘们，都……都瞧起来比你老多了。”她的笑容完全隐没，柳眉皱了起来。“你是说，被卖到双屿的汉女？”“不不不！你不要误会，不全是卖的，也有她们自愿的。在双屿，有钱的大爷多的是，在那里总比在小村落里饿死好，是不？”见她的脸还是皱的，他又急急说：“我……我从来没有碰过她们，真的……随玉姑娘，我还是清白的……”说到最后，结结巴巴的，他要表达的不是这个……他的脸红得像火烧。

在双屿，除了葡萄牙人，就是一些投靠的倭寇，他们长年骚扰天朝东南沿海一带的村落，而女人也是从明朝国土上抢来的。

他对那些女人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瞳孔，即使再美，也觉得有点脏兮兮的，可是……她好像不太一样，说不出哪里不一样。随玉抿着唇，沉默了会。

“随玉姑娘……你……你不相信我？”“不，”她偏着头露出苦涩的笑意。“五哥对我的教育中，包括了这么一项：不该以人种区分善与恶，我虽然是偏袒汉人的，但我也喜欢沙神父，他让我知道佛郎机人里也有好人，你也是好人啊，若不是你救了我，也许现下我就不在这了。”“我……我是好人……”他的脸跟头发一般红了。还是头一遭有人说他是好人呢，不知是该放声大笑或者嗤之以鼻。他正欲开口，忽然发现桌上放着的是一张张草图。

“随玉姑娘，你……”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啊！早在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墙上挂的是牵星图、是船图，还有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柜子里满满的书籍，有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迅速瞥过一眼，每一本都是相关海上的书。

他的眼是瞪圆的，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移向随玉。

“你——就是他们嘴里的奇才？”随玉微笑，将草图揉了揉，丢进字纸篓里。“你又说番话了，查克。”她的笑容震回他的神智，他惊诧依旧，却又开始结巴起来：“是……是吗？我还不太习惯说汉语。我是说，我猜这间船屋是你的？”他瞪着那字纸篓。

“是啊，是五哥给我的。你饿了吗？”她坐上桌角，丢了个冷馒头给他，弯眼笑道：“这是昨晚的馒头，不介意就吃吧。”“谢……谢……”见她毫不介意的吃了起来，他也咬了一口，又冷又硬的，跟昨晚沙神父给他的伙食完全不同。“狐狸岛……狐狸岛的船都出自你手吗？随玉姑娘。”她沉吟了会，淡淡笑道：“我可没这么人的本事呢，最多只是帮着五哥修改一些船图而已。”“可是……”有点心惊肉跳，汗从脸上滑落。她——这么坦白，难道不怕他吗？她可知道双屿的当家有多想要狐狸岛上神秘的船工？她的笑脸好可爱，也没设防，他……他可是从恶名昭彰的双屿来的啊，几乎就要这么冲口而出，但轻柔而严厉的声音响起，打断了他的话——“一个好女人不该跟一个陌生男子独处一室。”查克瞧见她明显的受了惊吓，连忙跳下地。

“沙……是沙神父，你吓坏我了。”松了口气，差点为是五哥来了。她迟钝的眨眨眼，看着沙神父走进来：他拿着托盘，有些不悦地向查克说道：“这里不该是你来的地方。”“我……我以为我是服侍随玉小姐的，所以……所以……”不知不觉又说起葡语。

“狐狸岛上的人都不懂葡萄牙语，你若在狐狸王面前说，就别想再侍在

狐狸岛了。”沙神父的语气稍稍和缓：“你回房吧，待会儿会有人带你熟悉狐狸岛，船屋未经狐狸王允许，是不许其他人靠近的。”查克期期艾艾的点头，踉跄的往外走，又悄悄抬脸瞧了她一眼，满脸通红的退出去。

“狐狸王与我都以为你一个人在这儿。”沙神父叹口气，将托盘放下。“若是知道多个人，我会早点过来。”“神父，你在岛上待了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你还会生气呢。”方才的口吻真像五哥，像到让她脑中突然一片空白，就怕五哥逼问她的徽州之行。

沙神父宠爱的微笑。“五爷还在等着你的口述呢。”她爱笑的脸霎时皱成一团，细致的眉毛几乎倒竖起来了。

“有这么痛苦吗？随玉。”“神父，你是知道我的，我……我对那种事总是记不住。你为我说话吧，我徽州之行全写在册子上，人名、物品、工料等我都写了，偏被五哥收了去，他……他用看的跟我口述，是一样的。”她在做垂死的挣扎。

如果说，每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代表一个圆，那么她的圆就缺了一角，那一角就是她的记忆力在细节部份衰退得非常厉害。

她可以记住任何事情，记住五哥说的每一句话、记住狐狸岛上有关五哥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记住船只的任何细节，但就是对琐碎的事无法记得太明白。举个例来说，她记住徽州之行的每一件事，但对于流失多少人力、货物，十哥再三嘱咐的细节问题……她就记不清那么多，所以才用册子记事。这没什么不好啊，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是五哥太过分了，妄想每个人都该追上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十全十美。

沙神父微微笑道：“随玉，你只是还没抓到窍门，凡事慢慢来，只要你肯，天下没有难事，不过那可不代表五爷不知你昨晚在哪过了夜。五爷要我转告，船屋是你的，你爱何时来都行，但晚上这儿风大，又没床，会受风寒的；也别妄想受了风寒就逃过一劫，不必口述。”他的跟随意的扫过桌上。草图被丢进字纸篓，桌上余下的一张是她断断续续记下的徽州人名，好几个船模堆放在上头，各个不同，有战船、商船与河运的平底浅船。他若有所思的把玩其中一个战船的模式。

随玉用力叹了口气。“神父，你要喜欢，就拿去吧。”他不动声色的迟疑了下，终究将它放下了。“大明的船工是个奇迹。”他的话含在嘴里，并未发出。

以当下来说，不要说是葡萄牙人，就连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造船天分都远不及大明的船工，而明朝的海禁只会扼杀他们的进步。

他抬脸注视随玉。她神采飞扬的脸庞是年轻的，爱笑的特质让她在岛上以亲切随和著称，未成型的个性是未来的赌注。撇开这些不谈，她已是块璞玉。在外界，即使有人已逐渐发觉狐狸王的身后有个神秘的一流船工，却也不曾猜测会是这样一名小小的女子。

她算是奇才吗？他没看过天才，却知道汉人有许多东西远远跑在西方诸国之前，他们得要花好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追上，海船便是其一，而狐狸岛上隐藏的女船工则是其中最。

“神父？”她试探叫道，清纯的脸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笑着。而这样的笑脸是天下最美的事物，但当她年岁再长些时，这张笑脸是否会有所改变？人会成长，多希望她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永远是他的小小随玉。

“神父不相信查克吗？”她开了口，问起他先前进门时的怪异言行。“我

以为你们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他来了，你也有人作伴。”“我是个传教士，我的家乡在上帝那儿。”他笑了，又看了一眼船模，收敛心神，拿下她的冷馒头。“你的身子不好，少吃这些过夜的冷食。早饭在这儿，快点用吧，五爷在北岛等着你呢。”随玉缩了缩肩。北岛啊，再武兄不在时，就轮到她跟五哥上北边的岛了，可怕可怕，几个月里总要让她轮上一次的。

“怕吗？有五爷在，你不必怕的。”“就因为他在，我才怕。他是个魔鬼啊，神父。”她夸张的叹口气，是认了命。

“狐狸王确实是个魔鬼。”他赞同道，但随即又否定：“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世上的魔鬼，但对狐狸岛上的人而言，他的身分只差上帝一截，孩子。”唯有对她，狐狸王既是魔鬼又是上帝。

五爷花在她身上的心思看似与再武相同，实则私心偏颇不少。花了大量的时间教育她，初时他来岛上传教，始终无法理解五爷怎会如此眷顾一名小小女孩，但随着她成长及五爷逐渐明朗的态度，他开始了解五爷隐藏在背后的目的。

老实说，那样的目的让他十分的——错愕，但错愕之余，也不得不承认狐狸王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

随玉苦恼地又吐了口气，十年来叹息的总集都没有今儿个来得多。她指着自已年轻的脸孔。

“神父，我扮起男人来，是不是一点男人味都没有？”上北岛时，她就是男人的樊随玉了。在外人的眼里，守护狐狸王的樊护卫是男儿身，但随着年纪增长，不免老招来一些无聊人士调侃她。

沙神父微笑。“你本是姑娘家，虽没有男人味，但谁会相信狐狸王身边会有一个女护卫？那对他会是一种侮辱，你就忍忍吧，随玉。”最多，只是被人笑笑而已。没说出口，是怕伤了她的心。

她看似大而化之、随遇而安，实则心思脆弱。不管有没有人发现，这孩子的确已逐渐开始散发花香般的气味了。

那是女人的味道。

北岛，走私者的天堂。

以沙神父的教堂为中线，以南非狐狸令不可进入；外来的走私者只能停留在北岛，进行走私品的交易活动。

交易分私下与公开，任君选择，狐狸岛只提供场所。自海禁以后，大明律令明文规定在国土上发现走私者必处严刑，累其家族；于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转上了海岛交易，钻出了大明律令的漏洞。

而在东南沿海一带走私交易的海岛又以双屿及狐狸岛作为两大根据地。双屿是一般百姓耳熟能详的，几乎走私的番人都会往那儿走上一回，而狐狸岛则是走私者之间的秘密天堂。

在这座天堂里，是不受拘束的交易热潮。四周偶尔有武装岛民走动，但并不干涉任何交易活动。大明朝的海商与番人交谈，弹指间卖出了丝绸、茶叶、药材等等，同时收购了象牙、乳香、水晶跟珍贵的银币。也有的结合了彼此的力量，直接将中国的特产输往欧洲，赚上百倍有余的利润。

“龙……龙涎香吗？”随玉始终跟在聂泱雍身后七步远的距离，圆圆的笑脸迎人，偶尔停下脚步听海商交谈。

“樊护卫也知道吗？现下宫中极缺龙涎香，愿以高价收购，可那些蕃人真奸，把价钱提上了两倍不止。啐，欺咱们没有足够的财力造船往欧洲，吃

定咱们了。”中国的海商咬牙切齿的。

“喔。”龙涎香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之物，具有奇特的香味，是很好的香料安定剂，莫怪这几日五哥预备前往西洋的商船上，列有大量龙涎香的采购单。

她恼意爬上脸。虽然长居狐狸岛，也对设计船舶有相当浓厚的兴趣，但对海上的交易大多是不注意的，除非五哥特别吩咐，否则她是连记也不记的。她只记得船载有多少人，战船是何时造好的，船上预备了几门炮，船身是用何种木材建造，因为这一批船是经过她与众位船工研究改良的，能在海上保持长程旅行，缩短来往时间，至于预购的商品有哪些，只能隐隐约约记个大概。她扮了个鬼脸，这是她的毛病，该改、该改。

“樊护卫，咱们本朝里，怕也只有狐狸王能够独资造船上西洋，若是有什么好东西，可别忘了咱们。”“这是当然。”她露出笑。

“这，不是樊护卫吗？”破天际的招呼声分割开了人群，圆圆滚滚的身躯挤过重重人障，跑到她身边。

随玉轻轻呀了声。他……他谁啊他？既眼生又眼熟的。

“他是嘉能号的船长。”有人在她身后提醒，顺便翻了个大白眼给她。

“樊护卫，我就说，远远的就瞧见了一个漂亮孩子，一定是樊护卫的。你是愈来愈俊俏了，我上回来看，樊护卫还没有这么的……秀色可餐，我可以这样用吗？你介意吗？你们汉人的成语我老是弄错，都是男人，你这样可是会让人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满嘴的胡子不停的动着，几乎看不见他的嘴。一提到上帝，他便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来。“这可是我特地从传教士那里讨来的，听说是教会里大主教曾经戴过的，我专程送来给樊护卫的。”他说的话有着浓浓的西班牙腔，让她听得头昏脑胀的。他见她没有任何动作，直接要抓住她的手，她迅速的退了两步，挤出笑，说道：“多谢船长美意，我……我不信教。”“不……不信教？”船长微微惊讶。“我听说，狐狸岛上有神父、有教堂。”难道是信佛教？那可麻烦了，他一向只信天主，要他上哪儿弄尊菩萨？“是有神父，但那可不表示我得信教啊，不过这里的神父也有给我十字架了。”她笑咪咪的，从男装里掏出十字架来。

“啊，是，是吗？”这姓樊的笑容好可爱，跟狐狸王那个令人讨厌又捉摸不定的个性真是天差地远。本来是打算讨好狐狸王的，但每回跟他说了几句话，便忍不住退缩回去，想等练好汉语再来；如今讨好护卫也行，谁都知道岛上除了狐狸王外，最出名的就是他身边的两个护卫。先前那个姓方的，看起来粗枝大叶，跟他说三句话，他就有三句是听不懂的，这个比较细致，老是笑脸迎人，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他一样爱笑，应该是好说话的。

“樊护卫，不信天主没有关系，但男人若没有女人，活在世上就没有乐趣可言。樊护卫可有伺候的女人？就算有也无妨，女人不嫌多，我那儿有日本女人，保证软玉温香，春宵过了，你都还舍不得下床呢。”“嘎？”她吃了惊，连忙挥手拒绝。“我不需要女人，不需要啦……”“不需要？难道樊护卫已有妻小？”他咄咄逼问。

“不，我没有……”“没有？！那你就一定需要女人啊，女人是不嫌多的，你要是怕言语不通，没关系，床幔放下后，还需要说什么话吗？”他淫淫发笑。“是处女哦，套句你们的话就是——完璧之身，我特地献出来，让你当破瓜人……”恶心！

“我……我不要，我不要……”连忙退后几步，五哥的身影已在她的视

线之外。？“不要？”难不成这家伙还是童男？他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姓樊的——个头不高，人又瘦，眼是细长的单眼皮，嘴是小的，连胡髭都没有，肯定还是处男。他热切的上前一步。

“樊护卫，不必怕，女人是不会吃人的，她们的身子香喷喷的，就……就跟你一样。等等，你是男人哪，怎会有这种香味？”想要再逼近闻，却让随玉将铁棍横在两人之间。

她的笑容已不复见，换上的是懊恼。“你是在说我像女人吗？”“不不下！我下敢……”连樊护卫懊恼的样子都好……好可爱，像个东方洋娃娃一样。

东方女人给人的感觉以娴雅抚媚为生，却少有这种可爱的表情；如果来自大明的矮个儿男孩都像樊护卫一样，那倒是可以抢几个回国卖给养有男童的贵族。

“不敢就好。”正欲绕过他找寻五哥，忽闻在旁的中国海商凑起热闹来。

“我倒说，樊护卫还真有点娘腔味。”那中国海商嗤鼻道。他的年纪大约近五十，小头锐面，随玉瞪着他半晌，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

“你又忘了吗？他是徽州的海商王大富，”她的身后又响起义大利腔的汉语，低声说道：“瞧见了没？跟在他身边的是他自认最出色的儿子，半年前他向五爷推荐其子，希望能成为狐狸王身边的护卫之一，可教王爷给拒绝了，他颜面尽失啊，狐狸王宁要一个瘦弱的樊随玉当护卫，也不愿他那虎背熊腰的儿子进狐狸岛来，他不甘心嘛。”随玉缓缓地回头，注视那个始终跟在她身后的义人利旅行者。“罗杰先生，你……你还真清楚……”罗杰眨眨眼，举起他的记事簿。“那是当然。事实证明，有条不紊的记下每件事，是身为旅行者的首要条件。”“但，你……好像是来写游记的吧，罗杰先生。”她皱起眉。

“没错，全拜马可波罗游记之赐。为了这本书，我横跨大西洋，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

写一本在大明的游记，是我毕生的愿望。”他露齿而笑，合上记事簿。狐狸岛上定居的番人除了来自葡萄牙的沙神父，另一名就是远渡重洋的他。

他是个年轻的旅行者，原先的目的地是大明朝的北京，却阴错阳差的来到了狐狸岛。他只比沙神父晚一年到这儿，却从此不再过海往中国而去。他的理由很多，每次都不同，久了也就没人再问了。

曾经，有人这么看见过——狐狸王身边有两名护卫，而护卫身边则又跟了两个番人，一名是手握圣经的神父，另一名则是捧着记事册的旅行者。当在海上遇见了不要命的掠夺者，会瞧见神父穿梭在打斗之中，寻找愿意告解的将死之人，而旅行者则躲在一旁记录这一切。

当然，这只是谣传而已。正所谓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任何英雄的周遭总会有几个被神化的人物，好比樊护卫。王大富哼了一声，始终不明白狐狸王怎会拒绝他的儿子取代樊护卫，他儿子是东南沿海一带有名的武者，能以一敌十，不要说武术强过樊随玉百倍，光两人站在一块，樊随玉的身子就被他儿子给盖掉三分之二。

“啐，怎么看都教人不服气。方护卫的软鞭一出，连双屿的三当家都不得不称臣，中国海贼之冠的狐狸王合该有这样的武将跟在身旁，可樊护卫……就教人不得不怀疑了……”他暧昧不明的说道，大嗓门逐渐吸引其他海商的注意力。

随玉露笑，右边的脸颊有个小小的梨涡。“怀疑什么？王老爷，我可不爱玩什么勾心斗角的游戏，你要说什么便说吧。你若是嫌弃，我可不会听从，这普天之下能嫌弃我的，也只有狐狸王了。”“你……”王大富老脸横怒：“狐狸王有你这种手下，迟早会出事！”“哦？”懒洋洋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那王老爷倒说说看，我可得要有什么样的手下，才能长保我生命安全？”不知何时，聂泱雍出现在他身侧：“狐……狐狸王……”“敢说就不要抖着你的双腿。”聂泱雍双目危险的眯起。“你既然起了个头，损我手下威名，那么你就要给我个理由。”他的语气是轻柔的，却教王大富的背脊从下往上发了凉。

“我……”他硬着发麻的头皮说道：“我可是为狐狸王着想。”“本王的安分劳你费心了。那你有何解决方法呢？”薄薄的唇掀了笑意，笑中有诡异。

对狐狸王来说，亲切的笑无异是天方夜谭；而如果说，有人曾经谣传他亲切的对待手下，那么那人的眼睛必定是瞎的。噢，可恶，随玉瞪着那熟悉的的笑容，现下头皮发麻的是她了。先前还很感动五哥的出现相援，但现在她想哭，想都不必想，五哥的心肠是黑的、是毒的、是冷血的。

“那……那当然得让樊护卫露一手。”“哦？你说，要怎么露？舞一套拳给诸位瞧瞧？”“不，小儿……不如跟小儿比试比试。”王大富的嘴唇是抖的，也有点激奋。难得跟狐狸王面对面说话，还能得到他全副的随玉。”以三匹马的距离画成了圆形场子，场中有人在激斗，兵器相交时，磨擦出令人惊悸的火光。海商在场子外，交头接耳的谈论狐狸王的冷血、谈论这明显的胜负之分。

“玉……玉公子他会落败啊。”稍后，查克也来到了北岛，瞪圆了蓝色的眼珠望向场内。在获知她得跟一个身高八尺以上的汉人比武，就硬是挤了一个好地点，看着她与那人交手了几招，就知胜负了。天啊，连他这个不懂汉人武术的外国人，都能看出她的力道远不及那八尺男子。

“狐狸王，请让他们住手吧。”他鼓起勇气，转而向聂泱雍求救。

“莫急莫慌，查克，胜负未到最后关头，是不能下定论的。”沙神父微笑道，似乎很高兴他为随玉出头。

“是……是吗？但是……但是为何要让玉公子跟人打斗？狐狸王的一句话，谁敢不从？谁敢挑站狐狸王的权威？”他无法理解，也为随玉跟随这样的主子感到不值。

“你以为我会让一个没用的人跟着我？”聂泱雍扬起了眉，目光仍是停留在场中打得难解难分的身影。“自己的事得由自己来解决，没人能帮她。”他的眼角瞥向查克，冷言道：“你也是。她让你留下，你就是她的责任了，她得为你负责，不管你做了什么，她都得为你所做的付出代价。”他的语气傲慢而冰冷，轻柔的字句打向查克。

“我……我不会背叛玉姑娘的！”查克双拳紧握，激动地说道。

聂泱雍像压根儿没听见他的话，脸色稍稍变了下，便懒洋洋而略嫌厌烦地说道：“神父，麻烦你，不管待会儿谁胜场了，让他过来见我。”沙神父点头，目不转睛地瞧着场子。随玉的根基稍弱，虽然动作灵巧，但快不过对方的刀，短短半炷香里，她的脸便已冒汗，气在喘，几次惊险闪过，随刀而来的劲风便已打得她暗暗叫苦连天。

查克瞪着狐狸王离去后，迟疑的回过头瞧着场中的打斗，他惊叫了一声，瞧见她的心神似乎恍惚了下，让对力有机可趁，削落了她一截乌丝。

“别叫别叫，事情还未结束。”沙神父冷静地说，旅行者罗杰则埋首记录。

“结束？只怕结束时玉姑——玉公子连命都没了！明明可以避开这场打斗的，那个残忍的狐狸王……啊！小心！”查克激动得差点奔进场子中。连他都可以发觉她的心不在焉了。

随玉的铁棍被挑落，胸口被踢中一脚，翻滚在地。原本她只要多翻个两圈，便可顺势再拾起她的铁棍，偏在对方冲上来的同时，她舍弃铁棍而往场外飞跃。

她的功夫不挺好，但轻功却远胜方再武。她足不点地的跃过层层人墙，急叫嚷道：“五哥！”聂泱雍正欲跨马而去，她翻身拉下他，同时抽出身旁马僮背的十字弓，左手一拉一放，箭疾射出去，短短动作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是番枪！”马僮叫道，听见爆炸声，连忙抽起靴中匕首护着狐狸王。

一时之间，人人走避。在北岛的汉人皆是武装，纷纷持刀，分成两队，一队奔向树林，一队则留下绕着狐狸王成圈。

“我也去！”“你留下。”“五哥！”随玉回过身，又惊又吓的瞪着他，好半晌才呀了声，上上下下看着他。“五哥，你受伤了吗？”“我若受了伤，也不必你这护卫了。”聂泱雍冷淡地说道，握住她伸来的小手，借力起了身。

“没受伤就好。”她闭了闭眼，松了口气。

“但……但你受了伤啊！”查克惊声尖叫跑来，挡在圈外，他瞪着她泌出血的右臂。

“只是擦伤而已，算不得事的。”随玉的心思盘算迅速，警觉性蔓延全身。已经有多久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在狐狸岛谋刺五哥了？若不是发觉林中有被光反射的迹象，也许此刻番枪打中的就是五哥了。

“可是……可是……”查克欲言又止，注意到狐狸王的神态自若，一点也没有受到惊吓。可怕啊可怕，成名的英雄是死了多少人命拱出来的？难道狐狸王一点也不珍惜他身边这一流的船工吗？“是算不得事，”聂泱雍踏前了几步，拉起她的右臂轻扫一眼。“你的功夫还有待加强，回头得再做基本功课。”她胀红了脸。

“五哥，现下可不是谈这话的时候。”存心给她难堪吗？他明知道她的功夫不好的原因起于幼时他教育她的手法。

“狐狸王！”王大富的声音飘了过来。随玉感到腰间一紧，随即被揽到五哥的身前。她略略吃了一惊，抬起脸。

五哥的身形高上她许多，仰起脸看到的是面具下的黑眼。他的黑眼是五官之中最迷人的，幼时有一阵子她揽镜自照，模仿他独特的眼神。

人人都说，五哥的眼睛充满诡魅之光，是个天生适合当王的男子，然而这样的男子却通常残忍而多疑。

她从来都不认为五哥是个好人，却也从未怕过他。她的命，是他给的，就算有一天他要收回，她也心甘情愿；但，现下他在对她笑，不是嘴在笑，而是眼在笑，笑得好——奸邪。

她愕然的咽了口口水，腰间的手臂并未收回，她的背紧紧的贴在五哥的胸前。从没看过五哥的眼在笑，他很少开怀大笑，就算笑，也是笑得极具邪气而无真心，她的头皮忽而再度发出警讯。

“狐狸王，樊护卫的兵器落在我儿手上……”王大富在圈外大声叫嚷。

“那又如何？”“咦？方才你不是说若能抢下兵器，护卫之职就交给我儿……”“你的儿子有必死的决心吗？”“那……”王大富迟疑了下。“那……那当然……”当上狐狸王的护卫是何等的光荣，但他却从未思及方才的情况。